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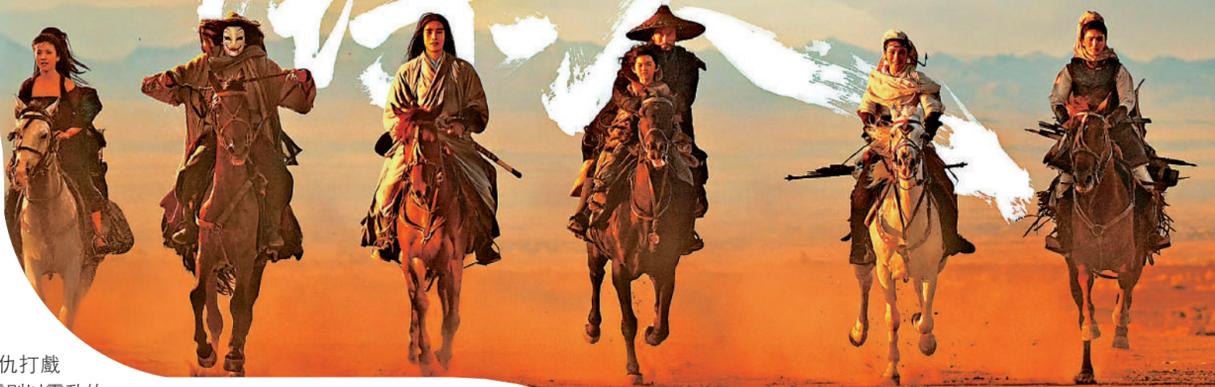
# 《鏢人：風起大漠》：武戲出色 再現江湖俠義

## 東西影畫

2026年  
大年初一，年逾八旬

的「八爺」袁和平攜親自執導的武俠新作《鏢人：風起大漠》登陸春節檔，這部改編自先哲創作的高分同名漫畫的影片，由俞白眉、蘇照彬等聯合編劇，吳京監製並領銜主演，謝霆鋒、于適、陳麗君、李雲霄主演，李連杰、張晉、梁家輝、惠英紅等特別出演。故事聚焦隋末西域，鏢人刀馬（吳京飾）受莫家的族長老莫（梁家輝飾）所託，護送神秘的知世郎（孫藝洲飾）前往長安，途中與阿育婭（陳麗君飾）、豎（于適飾）、燕子娘（李雲霄飾）等人形成複雜羈絆，接連遭遇西域五大家族圍剿與朝廷勢力追殺，上演了一場交織着江湖俠義與亂世紛爭的大漠征途。

▶《鏢人：風起大漠》劇組遠赴新疆戈壁完成所有馬戰戲分。



于童

袁和平、洪金寶等武指大師曾以「硬橋硬馬」的動作設計，讓港產動作片風靡一時。如今，在特效氾濫，仙俠、超英電影主導的動作片市場中，傳統武俠片日漸式微，而81歲的袁和平在《鏢人：風起大漠》中，依舊堅守傳統武打設計的初心，以極致的真打實感喚醒觀眾對中式武俠的熱愛。影片摒棄過度特效與替身加持，堅持主演真人上陣實景拍攝，全片投資超過7億元人民幣，劇組遠赴新疆戈壁完成所有馬戰戲分，馬戲佔比高達40%，不僅吳京、陳麗君等主演騎馬對打、飛身躍馬等高難度動作由演員親自完成，連刀馬養子小七的馬上戲分，也均由進組後從零開始學習騎馬的5歲小演員葛謙朗親身上陣。

### 巧思運用逾30種兵器

袁和平為影片打造出六場風格迥異的重場打戲，通過30餘種兵器的巧思運用，將貼近實戰的套招設計與角色性格深度結合，讓每一場打鬥都兼具觀賞性與敘事性。李連杰（飾演常貴人）睽違多年重返武俠銀幕，年過六旬仍親自上陣，在與刀馬、雙頭蛇（張晉飾演）的對手戲中，三位功夫巨星招式凌厲、配合默契；李連杰重現了《精武英雄》的飛身旋踢，吳京也以同樣招式回敬，再加上張晉毒辣莫測的雙刀，可謂在影片一開場便為觀眾獻上了震撼的高光時刻。其他演員的表現也可圈可點，謝霆鋒飾演的諦聽帶傷肉搏，狠勁十足；而跨界加盟的越劇演員陳麗君、李雲霄更是驚喜滿滿。陳麗君將武生功底融入表演，馬背下腰射箭的名場面瀟灑

帥氣，沙暴中的復仇打戲爆發力拉滿；李雲霄則以靈動的身段眼神，塑造出嫵媚又潑辣的燕子娘，頗有《新龍門客棧》中金鎖玉的神韻。從近身冷兵器搏殺到大漠沙暴中的混戰，拳拳到肉、刀刀見血的打鬥場面，盡顯中式武打美學的精髓，也讓觀眾重新感受到傳統武俠片獨有的視覺震撼。

### 公路片結構串聯劇情

《鏢人：風起大漠》採用公路片結構串聯劇情，以刀馬一行人的護鏢之路為線索，既展現了隋末西域的風土人情，也鋪展了人物間的矛盾與羈絆。新疆戈壁的黃沙、壯闊的沙暴實景，為影片增添了極強的沉浸感，但這種成熟的套路化結



▲吳京上演騎馬對打、飛身躍馬等高難度動作。

構，也讓敘事失去了懸念，觀眾對遇襲、反目、結盟的情節走向早已有所預判，觀影新鮮感大打折扣。

為高度還原漫畫原作，影片未對主線外的暗線與配角做過多刪改，126分鐘的片長內，數十位人物輪番登場，編劇只能點到即止交代劇情，導致文戲短板尤為突出。核心人物的情感與背景鋪墊嚴重不足，刀馬的左驍騎衛過往、知世郎的核心秘密、吳京與小七母親的兄妹情，均一筆帶過，難以讓觀眾產生共情；配角形象更是單薄，西域五大家族的追殺動機、裴世矩操縱大局的深層邏輯幾乎缺失，諦聽等角色甚至淪為推進打戲的「工具人」。文戲的疲軟讓其淪為武戲的「雞肋」過渡，不僅打亂了影片的整體節奏，更讓人物的俠義抉擇失去情感支撐，成為本片差評較多的部分，也讓影片難以實現從「武戲驚艷」到「故事動人」的跨越。

綜合來看，《鏢人：風起大漠》以極致的真打設計，讓觀眾重新感受中式武俠的硬核魅力，四代功夫大傾力演繹，既是對動作片黃金時代的致敬，也讓瀟灑沉澱的傳統動作片重煥光彩。而文戲的短板，也暴露了當下武俠片的共同困境：重場面而輕敘事，重動作而輕人物。但不可否認，這部影片打破了「武俠片已死」的論調，證明只要堅守匠心，傳統武俠依舊能動觀眾。



▶李連杰睽違多年重返武俠銀幕。

### 《鏢人：風起大漠》票房

10.67 億人民幣  
(截至28日晚上22:00)

來源：貓眼專業版



▲謝霆鋒飾演的諦聽帶傷肉搏，狠勁十足。

# 《金多寶》：一封寫給家人與香港的情書

相比起那些從第一秒就讓你感受到精密計算、彷彿每一步都在為票房服務的電影，《金多寶》顯得有些「不合時宜」——它不急著討好你，卻在不知不覺間，走入你心裏。

導演兼編劇翁子光說，這是他獻給已故媽媽的故事。這句話，比任何宣傳語都更能解釋這部電影的氣質：它不是算計出來的賀歲商品，而是從記憶深處長出來的一株植物，帶着泥土的濕氣和陽光的溫度。在當下這個連「情懷」都可以被量產的時代，一份真誠的表達欲，反而成了奢侈的東西。而《金多寶》告訴我們，當主創團隊真的「有話想說」，電影便有了魂。

利貞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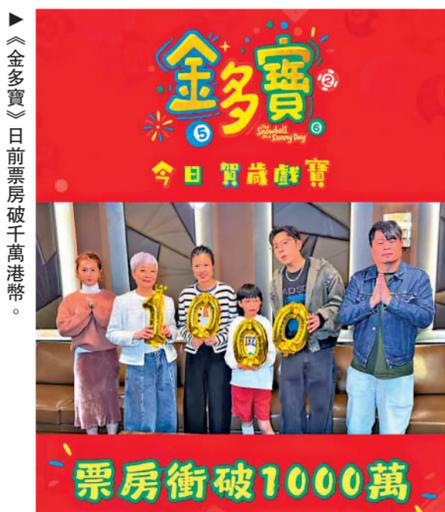
▲古天樂的客串為影片錦上添花。

◀《金多寶》故事圍繞家庭温情與電影業秘辛展開。

這部電影最有趣的地方，在於它將「傳承」與「開新」揉捏在一起，迸發出奇妙的化學反應。

### 呂爵安表現亮眼

傳承，是那些幾乎要被遺忘的香港舊影。鏡頭掃過屋樓下推着木頭車的流動小食檔，腸粉冒着熱氣，甜醬的香味彷彿能穿透銀幕。街市的喧嚷、



屋邨的走廊、樓下公園裏的長椅——這些在現代都市中逐漸褪色的場景，被電影小心翼翼地撿拾回來，重新擦亮。能在銀幕上看到這一切，心中湧起的不只是懷舊，更是一種近乎感激的情緒：還好，有人記得把它們留下來。

開新，則藏在那些讓人會心一笑的表現手法裏。最讓我驚喜的，是那場醫院裏父母吵架的戲。吵着吵着，其中一人忽然轉頭對着鏡頭說「去片」，畫面便順勢切入回憶。這打破「第四面牆」的一筆，瞬間增添了綜藝感的趣味，也拉近了觀眾與角色的距離。

這種處理在港產片中不多見，但放在《金多寶》裏，竟毫無違和——彷彿導演在與你擠眉弄眼：「別急，我帶你看點好玩的。」它不是顛覆傳統的「創新」，更像是在傳統敘事的肌理上，繡了幾針活潑的彩色絲線。

演員的表演，是這部電影的另一份厚禮。金燕玲的演技早已爐火純青。她飾演的媽媽，演繹不着痕跡，在慈祥裏透着倔強，於脆弱中藏着堅強。更動人的是她與鍾雪瑩之間的化學反應。戲外，金燕玲坦言因鍾雪瑩私下主動陪伴的貼心而特別疼愛她；戲裏，這份疼愛便化作了媽媽看孫女時

眼裏的那道光——那是裝不出來的，是真的「好自然」。

呂爵安的表現也令人刮目相看。當他出現在銀幕上時，你幾乎忘記他是男團成員，只記得他是那個為了幫助朋友一家圓謊而雞手鴨腳的祖謙。李尚正和楊詩敏這對歡喜冤家，可謂電影的「喜劇擔當」，將一對關係疏離的夫妻演得笑中帶淚。他們的每一次針鋒相對，背後都藏着說不出口的在乎——這不就是我們身邊那些吵吵鬧鬧卻又離不開的家人麼？

而許冠文與古天樂的客串，更是錦上添花。當許冠文那張代表香港喜劇黃金時代的面孔出現時，影院的笑聲裏，便多了一份穿越歲月的共鳴與重量。

### 瑕不掩瑜 有笑有淚

作為一部賀歲片，《金多寶》最難得的地方，是它在「吉利」與「真實」之間，找到了一個溫柔的平衡。

在傳統華人觀念中，死亡相關的話題向來是禁忌，尤其在講究「好意頭」的新春期間。但《金多寶》沒有迴避——媽媽的腦退化、家庭的裂痕、乃至生命終將到來的告別，都被輕輕觸及。可奇妙的是，這些話題的出現，並不會讓人感到不適。相反，它帶來一種釋然：是啊，終於有人討論這個

了。原來只要有家人相伴，只要願意直面，死亡並不可怕，離別也可以溫柔。

這種處理，讓《金多寶》在眾多賀歲片中顯得格外與眾不同。它不止想讓你笑，還想讓你在笑過之後，願意回家抱抱身邊的人。

當然，這部電影並非沒有瑕疵。有觀眾指出前半節奏略顯拖沓，後段收尾也稍嫌冗長。導演翁子光擅長細膩鋪陳，但那份娓娓道來的耐心，未必人人能領受。

可這些缺憾，並不妨礙我被它打動。因為在那些不夠完美的縫隙裏，我始終能觸摸到一份真誠的溫度——那是對生活的凝望，對家人的眷戀，對昔日生活的深情回眸。

走出戲院，我想起導演說過的一句話：「我不是要刻意想什麼喜劇或正劇，我相信大部分家庭都是過着有笑有淚的日子。」《金多寶》的可貴，正在於它捕捉了這份「有笑有淚」的日常。它不是那種讓你笑到肚子痛的鬧劇，也不是讓你哭到頭痛的悲情片。它只是靜靜地坐在你身邊，像一個老朋友，陪你把那些藏着掖着的心事，一件件拿出來曬曬太陽。

在這個喧鬧的年關，能有一部電影讓你笑着流淚，看完後想回家抱抱家人，這本身就是觀眾抽中的一支「金多寶」。它提醒我們：最好的戲，永遠源於生活；最暖的年，始終在於人心。